

交织的画卷

一幅情感与胸怀

沙河怒涛

本书是一部群英谱。小说中的
吴零生、赵金河、方锦仪、赵秀如
等人物，或深入敌巢，斗智斗勇，
或身陷敌爪，不屈不挠，或声震敌
胆，百战百胜……

舒振林
许振贵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沙河怒涛

舒振林
许振贵 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河怒涛/舒振林,许振贵著. 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08. 1
ISBN 978-7-5442-1186-4

I. 沙… II. ①舒…②许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7928 号

SHAHE NUTAO

沙 河 怒 涛

作 者 舒振林 许振贵
责任编辑 周诗鸿
特约编辑 尚振山
责任校对 魏 莉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
电 话 (0898) 66568511 (出版) 65350227 (发行)
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
电子邮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4
字 数 370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1186-4
定 价 30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- 播火者 /1
- 纱帽寺的惨案 /45
- 歼匪除谍 /81
- 从子夜走向黎明的女侠 /131
- 夜莺,在黎明前唱歌 /157
- 踏雪无痕 /187
- 传奇二题 /207
- 父子情 /225
- 兄弟缘 /233
- 沙河怒涛 /241

播火者

金秋时节，古老而又简陋的颜集镇上，显得几分冷寂，几分苍凉。已有几分凉意的风，把街道两旁的洋槐树叶吹得纷纷落地。它们在行人匆忙慌乱的脚步中，随风打着旋转，无奈地滑落到路边的沟里，或者店铺的门旁，然后停落在那里。

肉铺坐落在街南首，生意比较清淡。老板不住地挥动着扇子，来驱赶身上的热量，但句号一样的脸上还是不停地挤出油一样的汗珠来。伙计站在一旁眯着眼睛，一副要打盹的样子。一个账房先生打扮的中年人来到肉铺前停下来，老板像被蝎子蜇了一样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动作虽然有些夸张，但也不失恭敬，他用讨好的语调说：“哦，方管家，您来了，要猪肉？”

被肉铺老板称作方管家的中年人没接他的话茬，用指头戳了戳案子上的猪肉，带着几分不满的语调说：“今天的肉怎么这么瘦？”

肉铺老板说：“方管家，您要多少？要不再替您宰杀一头？”肉铺老板边说话，边把一个烟卷送到方管家的面前，讨好地说：“我这是用上好的红花埠烟叶卷的，您尝尝？”

方管家用手把肉铺老板送烟的手推过去说：“你再宰杀一头肥的，膘要足，一个时辰送到吴府！”

肉铺老板急忙把烟卷放到耳朵后面，从肉案上拿起刀，对伙计说：“快，拣一头膘水足的！”

伙计这才睁开眼睛，懒懒地说：“是喽。”

肉铺老板又对方管家说：“您老是坐着等还是去办点别的事情？”

方管家说：“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办，就不再到这里来了，你把猪宰杀好亲自送去得了！”

肉铺老板说：“是喽！程九公家的事情我哪里敢怠慢！方管家，九公家有什么喜事？”

方管家说：“老爷家在外面留学的二少爷回来了，难道不是天大的喜事？”

肉铺老板把句号似的脸不停地点着，说：“当然是，当然是！不过，程九公在我们地方上是有名的善人，谁家有难处，他都不惜一切代价来帮助，他家有这么大的喜事，我们该不该去随喜？”

方管家说：“随什么喜？又不是儿子结婚，女儿出嫁，你要喝酒可以，到时候你去了就行！”

肉铺老板说：“那怎么好意思？”

方管家说：“你这种人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？程九公家的酒让你白喝的还少？”

肉铺老板“嘿嘿”地干笑了两声，朝着方管家的背影拱了下手说：“方管家慢走！”

肉铺老板趿着鞋来到猪圈门前，指着一头膘满肉壮的肥猪说：“就逮那头宰！吴老爷是好人，家里遇到喜事，我们贴点血本是应该的！你说是不是，方各？”

肉铺老板连说几声，也没见方各应他，这才转过身子，见他的伙计方各根本就没有来，就着急地骂道：“妈的什么东西，一到关键时刻就找不到他！”

肉铺老板娘也是个体格健壮的人，她快步来到男人的身边，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这个伙计不能用，你老是不听我的话，他快要成为你我的主人了！”她也不和男人打招呼，一翻身就跃进猪圈里，把那头肥猪的尾巴和耳朵揪住，毫不费力地提出来，用绳子三下两下捆了

个结实，架到板凳上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整个过程肉铺老板连手都没有帮一下，他的烟卷还只是吸了一半，一头猪已被老板娘侍弄得骨是骨、肉是肉了。

二

虞姬沟上霸王桥旁的一个松树林里，有四五间茅舍，颇有几分神秘感。松树林边，一个手持火铳的人在站岗；在茅舍里，几个土匪模样的人围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，哄他吃东西。孩子被惊吓得瞪着眼，鼓着嘴，就是不吃一点东西。一个模样非常凶恶的土匪拿一把小刀，在孩子的面前比画着说：“你如果不吃东西，大爷我就把你的耳朵割下来，煮熟了喝酒，你信不？”

孩子吓得大声叫唤，越发不肯吃东西。模样凶恶的土匪把孩子的耳朵扯得老长，刀子就在耳朵上来回比试。有几个土匪都劝他不要吓着孩子，说如果把肉票吓坏了，就敲不到好价钱来。模样凶恶的土匪不听他人的劝阻，把刀子就架在孩子的耳朵上，孩子的耳朵被割出了血，他还显能耐地说：“我就是要把他的耳朵割下来，你们再劝，我就一定把他的耳朵割下来，你们信不信？”众人只好停住劝阻，害怕再劝阻，他就会真的割下孩子的耳朵来。

肉铺的伙计方各从外面跑进来说：“你们不要瞎胡闹了，吴家二少爷吴苓生回来了！”众土匪都吃了一惊，就连扯着孩子耳朵的土

吴苓生（1899—1931） 江苏沭阳人，化名吴丽实。早年就读于镇江中学。受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追求进步思想。1918年到北京，先入汇文中学，后转入俄文专修馆。积极参加五四运动，接触马列主义理论。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秋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1924年秋回国。旋被中共中央派驻哈尔滨开展工作。1925年创办《哈尔滨日报》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。同年11月，任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。1926年当选为第一任北满地委书记。1927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。1929年受中共中央派遣，前往山东，进行恢复中共山东省委的工作，任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书记。1930年2月，因叛徒出卖被捕。1931年4月，在济南被国民党政府杀害。

匪也惊得站了起来，可惜的是孩子的耳朵已经被割下来捏在他的手里！众土匪都惊得瞪大眼睛，看着孩子满是鲜血的脸。

一个土匪向外面跑去，大声喊：“大哥，不好了，刘孜兄弟闯祸了！”

被叫做“大哥”的土匪是个文弱的书生，他弯腰走进茅舍，看见刘孜手里血淋淋的孩子的耳朵，说：“刘孜你自己说吧，看这个事情怎么办？”

刘孜一下子跪倒在大哥的面前，说：“大哥，任凭您怎么发落吧，我知道违反了兄弟们的规矩，是个死罪。我什么都不说了！”

大哥也不忍心地说：“刘孜啊，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，我一再对兄弟们说，我们打家窃舍，是被贪官污吏逼出来的！做土匪只是为了弄几个钱，养家糊口，千万不能伤人的性命。如果我们把事情都做绝了，我们将来的退路也就没有了！何况我们这次拽的财神爷是吴家的后代呢？”

刘孜说：“大哥，我知道我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，我也没有脸求大哥法外施恩，大哥，您行刑吧！”

大哥很严肃地说：“根据我们的规矩，的确是饶不了你！不过，我不打算亲自处置你，我要把你交给吴老太爷，由他来定你的罪。这次我们拽的财神虽然不是吴老太爷的亲丁，可他也是姓吴啊！”

众土匪齐刷刷地跪在大哥的面前，同声说：“大哥，我们拽了吴家的财神，还要请吴家的人给我们治罪，他们一家恨不得把我们杀绝了才称心，难道我们今后不打算再干下去了吗？”

大哥一点也不犹豫地说：“我早就想好了，我们兄弟不能干一辈子土匪，实际上干土匪也不是我们的本意。这次我听说吴苓生回来了，人们都传说他是共产党的人，我倒要看看，共产党都是什么样的人，只要他们讲道理，我方金山就跟着他们干了！”

刘孜把头磕得比捣大蒜还要快，连声说：“大哥大哥，你千万不要把我交给吴家，他们真的会一刀宰了我！”

大哥方金山说：“你以为你犯的不是死罪？我把你交给吴家，说不定还可以留下你的一条性命！”说完，他又叫人马上给孩子止血，然后把孩子放在背上驮着，意思很明白，要把孩子一起送到吴家。

这时，一个兄弟提醒方金山说：“大哥，如果吴家翻脸不认人，把我们都抓了送官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。”方金山说：“事不宜迟，越迟越被动。我们没有时间再多想了，不这样就不能表示诚意！”

三

吴家大院里热闹非凡，人来人往的人互相道贺，大家都在谈论吴二少爷留学回来的事情。

接近中午时分，方管家宣布宴席开始。他说：“亲友们，吉时到了，就座吧！”

亲友们纷纷入座，互相谦让、客套。

吴老太爷待亲友们坐好以后，站起身指着身边的一个青年人说：“犬子苓生在外读书，今天学成归来，承蒙各位亲友和乡邻抬爱，百忙中前来探望，老夫实在感激不尽！略备薄酒，请大家尽情享用。不周之处，敬请海涵！为表示谢意，老夫先干为敬！”

吴老太爷说完自己先干了杯子里的酒。方管家在吴老太爷喝完酒坐下以后，他也把酒杯端了起来说：“请大家把杯里的酒干了，然后自意！”

正在大家酒酣耳热的时候，一个练勇前来报告说老太爷的本家吴四前来造访。

方管家说：“那他还不进来在外面做什么？难道要我们老太爷亲自去请不成？”

练勇说：“看样子吴四不是前来喝酒的，他和老婆都哭哭啼啼的。”

吴老太爷问：“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不就是吴四来了吗，请他进来就是了，添双筷子不就行了吗？”

方管家来到吴老太爷面前，耳语了一番。吴老太爷站起身对大



家说：“各位请慢慢用，老朽有点小事情，出去一下马上回来。苓生，你陪着各位！”

吴老太爷的书房里。吴四和老婆双双跪在地上。

吴老太爷说：“你们也不要只顾哭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来我听！”

吴四讲了半天，吴老太爷也没听出个头绪来。他的老婆推了他一下说：“一个大男人，连话也讲不清楚。你不要说了，我来讲！”

吴四的老婆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来了一帮土匪，窜到家里抢了我们的孩子。还要我们拿一百块大洋到松树林的茅舍里赎人！”

吴老太爷问：“你们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？”

吴四老婆说：“肯定是方金山那一伙人干的，别人是干不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的！”

吴老太爷说：“你认准了吗？”

吴四老婆说：“肯定没有错！”

方管家说：“你们赶快拿钱去赎人哪，到老太爷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吴四老婆说：“大管家，我们家到哪里去凑一百块大洋？就是把我们的夫妻俩的骨头都锉成灰卖了，也凑不齐这个数啊！”

吴老太爷说：“你们都起来吧！这个钱我来出，方管家，你带他们到柜台上取钱。”

吴老太爷回到厅房，屋中的客人酒兴正浓。他高声对大家说：“老朽耽误大家一下，各位听我说一句话。”

众人静了下来，吴老太爷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刚才吴四来说，方金山把他们唯一的一个孩子逮去了，现在向他们敲诈钱财，你们说，还有天理吗？”

众人说：“老太爷您做主吧，要我们怎么做？这匪患不除，家无宁日啊！”吴老太爷刚要说话，方管家来说，土匪头子方金山带着一帮子土匪来到了门前！

吴老太爷一听，马上变了脸色。他对大家说：“各位亲友和乡党，你们坐着继续喝酒，我去见一见方金山。他既然来到我的门前了，我总不能避而不见吧！”

吴老太爷从练勇身上取下短枪，不顾众人的劝阻，向大门外走去。

四

刘孜死活也不愿意到吴老太爷家认错，被大哥方金山狠狠地抽了两个耳光，又被人用绳子捆上押解着来到吴老太爷家的门前。当吴老太爷端着短枪气冲冲地从院子里冲出来的时候，方金山正和刘孜双双跪在吴家大门外二十步远拴马的地方。

吴老太爷问：“哪一个方金山？”

方金山用膝盖当脚朝前走了两步，说：“在下就是！”

——“我族侄吴四家的孩子是你逮去的？”

——“是我和弟兄们干的。”

——“姓方的在我们颜集也是望族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个败类？”

——“吴老太爷，我和弟兄们也是迫于生计才出此下策。现在知道错了，特来向老太爷认错，任凭老太爷发落！”

——“那，孩子呢？”

一个土匪将孩子送到吴老太爷的面前。吴老太爷一看孩子满脸是血，忙问道：“孩子怎么啦？”

方金山用手指着刘孜说：“被我的一个弟兄不小心割掉了一只耳朵。”

吴老太爷一听就火冒三丈，用短枪指着刘孜的脑袋问：“就是你这个畜生割掉了孩子的耳朵？”

刘孜说：“正是小人所为。”

吴老太爷扳开短枪的扳机，就要对刘孜开枪，被方管家拦住了。方管家说：“老太爷，您犯不着与这等小人生气，干脆叫人把他们送到县衙里听从官家处理。今天是二少爷回家的大喜日子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！”

方金山也说：“老太爷，要杀您就先朝我开枪，谁叫我对弟兄们管教不严呢？”



吴老太爷“嚯”了一声说：“想不到你还挺仗义的。你既然知道礼义廉耻，怎么去做土匪了？”

方金山说：“老太爷，做土匪的人有三种，一是本性如此；二是官逼民反；三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”

吴老太爷说：“想不到做土匪也有这么多的名堂！你说说看，你是属于哪一种的？”

方金山说：“我是属于后两种的。本想弄些钱财买枪支弹药和官府继续干到底的，不想我的弟兄不小心伤了孩子，刺痛了我的良心，不得已才来贵府请罪。”

吴老太爷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和你多费口舌，送你到官府去听官家发落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方金山说：“小人不服！”

吴老太爷说：“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方金山说：“小人是专门和官府作对的，您送我们到官府我当然不服！只是还要求您老一件事情，不知应允否？”

吴老太爷问是什么事情，方金山说：“这件事千斤的担子我一个人担下来，您老送我一个人去官府任凭处置，其他的弟兄们您就放他们回家和家人团聚吧！”

吴老太爷沉思片刻说：“可以。你们都回家吧，以后好好做点正当营生过日子！”

众人齐刷刷地跪了下来，向吴老太爷磕头，说：“我们兄弟结拜时说过，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，在这关键时刻我们怎么可以丢下大哥不管呢？”

吴老太爷被眼前的景象弄得忍俊不禁，他摸着胡子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想不到你们一班乌合之众却如此仗义！这样吧，只要你们从今改恶从善，我今天全部放了你们。不过，那个割了我吴姓子孙耳朵的恶棍却不能放过，必须留下他的一只手来！”

方金山连忙磕头，说：“那我代表弟兄们谢谢老太爷的宽宏大量了！”又向身边的刘孜说：“你还不谢谢老太爷的不杀之恩！”

刘孜说：“老太爷，您老叫下人拿一把斧子来，手，我自己剁！”

方管家从一个土匪的手里接过孩子，连忙叫一个练勇赶快去请医生给孩子医治耳朵，一面又叫人拿来一把斧子递给刘孜。

刘孜接过斧子，又对吴老太爷磕头说：“我刘孜生来并非土匪，做土匪实际上是被迫无奈，从没想到杀人越货。不想昨天失手割了吴四家孩子的耳朵，今天剃去我一只手，实是应该！”

刘孜说完，将左手放在地上，右手举起斧子，狠命地剃下去……

五

吴苓生陪众人喝了几杯酒，又听说门前来了一些土匪，也懒得管这些事情，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喝了杯茶水，看长子以京做作业。以京年方七岁，刚入学不久，字就写得像模像样了。苓生问以京说：“你才读几天书啊，就能写出这么好的字？”以京说平时祖父就教他写字。以京从书包里拿出国文课本，翻给父亲看，炫耀着说：“父亲，我可以读上好多篇呢！”

吴苓生把课本翻了翻说：“这些大多是陈词滥调，是叫人做封建礼教的顺民。以京，昨天晚上，给你讲的《孙悟空大闹天宫》的故事，还记得啵？”

以京点了点头。

吴苓生饱含深情地说：“你长大以后，要学习孙悟空的那套大闹天宫的本领才行！”

吴苓生又教以京玩游戏。父亲掏出一方手帕，在手里藏来藏去，儿子总是抓不到，儿子以京玩时，父亲却总能抓得到。吴苓生利用游戏教育儿子说：“以后你要学习孙悟空，让别人抓不到你，而你却能抓住别人。”

父子俩正玩得开心，夫人叶铭玉匆匆进来说：“苓生，你快去看看，我们家院子前面跪了一片土匪，请求父亲发落。我看他们不像是坏人，只不过是走错了路罢了！”

吴苓生放下手里的手帕，随夫人叶玉铭匆匆来到自家门前，正

看到刘孜举起斧子朝自己的左手剁去。他高声断喝：“住手！”刘孜举斧子的右手也就停在了半空。吴苓生走到刘孜面前，夺下他的斧子，说：“你不要犯傻，如果你把手剁了，将来谁来养活你？你还不是要去偷，要去抢，还是要沦落为土匪。”

众人正要看刘孜剁手的精彩表演，却被一个青年人打断了。大家一看，一位身材修长，肩宽腰细的英俊小伙子站在面前。大家都认识——这就是吴家二少爷。

吴老太爷感到很意外，他认为自己对这班土匪的处理已经是够宽厚仁慈的了，怎么在儿子的眼里就显得不人道了呢？他责问苓生：“那，那么照你说应该怎么处置他们？”

吴苓生说：“父亲，他们都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的穷人，他们为了生存，不得已才走上当土匪这条路的。”

众土匪一齐响应说：“二少爷说到我们心里去了，我们的确是官逼民反哪！”

吴苓生说：“你们虽然是出于无奈，但是你们不可以反过来欺压穷人哪！那样你们不也是穷人的敌人了？你们应该团结起来，和腐朽的政府斗争，打倒那些贪官污吏，然后才有自己的出路呀！”

众人都点头说：“二少爷说得对！”

吴苓生继续说：“现在的苏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工人和农民都翻了身，他们大搞社会主义建设，穷人都过上了好日子。我们的希望在哪里？在于民众的团结，在于民众的奋斗。只有推翻反动没落的国民党政府，穷人才有出头之日！”

吴苓生一番大义凛然的讲话，博得了众人的喝彩。吴老太爷听了也感到惊诧，自己的儿子就是有学问。那班土匪也表示，从此改恶从善，支持吴老太爷维护地方平安。

—

船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，到晚上七点多钟才抵达大连。港口上的冷清叫人难受，只有几个前来接亲友和家人的，他们见面后互相亲密着，然后离开码头，没有人接的，就自己匆匆离开。码头上就只剩下一个教书先生打扮的年轻人，提着简单的行李伫立着，显得十分孤单。

“这一路是充满着危险的，你一定要小心！”

年轻人的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人说的，但他觉得格外亲切和温暖。他把手里的行李卷从左手换到了右手，迈开早已冻得没有知觉的双脚，坚定地向前走去。

街道上的积雪冻得像石头和刀刃，在年轻人的脚下“咯咯”作响，他觉得双脚有了一点暖气正向身上传来。没有一盏路灯，只凭两旁的雪映出街道的影子，年轻人放下行李，在嘴边哈了口热气，暖了一下手。他觉得呵出的已经不是暖气，手连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他只好把双手互相搓了几下，四处打量一下，再继续前进。

不远处有一盏昏黄的灯光在寒风中摇曳，年轻人就一直朝那个方向走去。到近前一看，是一家小旅馆。“思故乡旅馆”几个字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无奈和孤寂。年轻人知道这“思故乡”是来自李白

《静夜思》的诗句，他走南闯北到过很多地方，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给旅馆起名字的，大多是宣扬宾至如归的那种。他顾不了那么多，伸手敲响了门。半晌才有人答道：“来了来了！”

一个年纪五十多岁、老板模样的人打开门缝向外面看一下，马上说：“快进来！”年轻人提着行李卷进了旅馆的门，用力跺了几下脚，把行李丢在地上，搓着双手。

老板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怎么这么晚还在街道上走？”

年轻人说：“人生地不熟的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。”

老板问：“住店？”

年轻人点了点头。

老板问了姓名，在旅客登记簿上写下“吴丽实，男，江苏沭阳人”以后，又问：“还没吃饭吧？”

老板把吴丽实引到一间客房里，里面烧着熊熊的火，吴丽实马上就感到有了暖意。

老板亲自给吴丽实送来了饭菜，还有一壶烫得热乎乎的酒。吴丽实说：“老板，我不喝酒。”

老板笑了。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不是我非让你喝酒，你肯定一整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，身上的血液都是凉的，就这样吃点饭睡去，你会生病的，知道吗？”说完，还亲自斟了一杯酒放在桌子上。

吴丽实只好端起杯子喝了一口。他喝完以后，望了望老板，没有说什么。老板笑了笑，自顾走了。

吴丽实坐下又喝了几杯，渐渐才觉得是酒。不由心里暗笑，我刚才还以为是水呢！

第二天，吴丽实向老板打听去哈尔滨的路。老板说：“小伙子，去哈尔滨的路可不是那么好走的。你还得住上三天才行！”吴丽实急了，忙问为什么。老板告诉他说，去哈尔滨须要经过奉天。三天才有一班小火车。昨天有一班，晚上刚走，要走必须到后天晚上。

临别的时候，老板叮嘱他说：“这一路是充满着危险的，你一定要小心！”

吴丽实想起了在家乡曾经有一位朋友也说过同样的话。他问：